

古典经济学的顶点和转折

穆勒的折衷体系与马克思的演化分析

赵博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2026 年 3 月 30 日

第一部分：穆勒 (J. S. Mill) 的综合与重构

第一部分：穆勒 (J. S. Mill) 的综合与重构

1. 时代背景与折衷主义的形成

演绎法 (A Priori Method) 的确立

面对现实数据的冲击，古典经济学并未转向经验归纳。

- **假说科学的定位：**经济学被定义为一门基于假设的科学 (Hypothetical Science)。其结论的正确性取决于逻辑推导的严密，而非与现实数据的即时吻合。

纳索·西尼尔 (Nassau Senior) 将经济学进一步精简为四个“自明”的公理假设，并首次明确了“实证”与“规范”的界限。

1. 四大公设

- **理性最大化：**以最小牺牲获取最大财富的欲望（经济人假设原型）。
- **人口增长倾向：**继承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
- **农业报酬递减：**土地生产力的物理限制。
- **工业报酬递增：**制造业中资本与劳动投入的规模效应。

2. 明确实证 (Positive) 与规范 (Normative) 的分离

- **纯粹科学**：西尼尔主张经济学应仅限于对“是什么”的实证分析。
- **价值中立**：经济学家不应提供政策建议，因为那是属于立法者和伦理学家的“规范”领域。这种划分旨在保护经济学的“科学性”。

李嘉图体系的经验危机 (1820-1850)

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之后遭遇了严重的实证与逻辑危机，理论与事实的脱节日益严重。

三大危机来源

- **经验事实的背离：**历史数据表明，随着人口增加，英国人均实际收入在上升，且农业并未出现历史性的报酬递减。
- **理论内部缺陷：**学术界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发现了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特别是利润对价格的影响）。
- **社会主义的批判：**早期社会主义者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提出“利润是剥削”，攻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性假设。

穆勒的知识背景：折衷主义的来源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1806-1873) 的经济学体系带有强烈的“折衷主义 (Eclecticism)”色彩，这源于其独特的知识背景。

- **边沁与功利主义 (Benthamite Utilitarianism)**: 早年受父亲詹姆斯·穆勒和边沁的严格训练，接受了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
- **社会学视角 (Comte)**: 受孔德影响，将经济学视为更广泛的社会人类学活动的一部分。
- **社会主义同情 (Harriet Taylor)**: 妻子促使他吸收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的人文关怀，软化了冷酷的李嘉图定律。

效用理论的起点（边沁，Jeremy Bentham）

1. 边沁的哲学奠基与局限

- **效用原则**：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准则，确立了规范/福利经济学的伦理直觉原型。
- **快乐算法**：尝试定量测度主观效用（基数效用 + 人际可比）

2. 现代的效用理论

边沁将个体行为统一刻画为“福利增减问题”。此后，现代经济学逐步剥离了其心理学外壳，但保留了最核心的约束极值分析框架：

- **Jevons / Walras (数学化)**：引入微积分与联立方程，将主观效用转化为数学模型。
- **Pareto (去心理化)**：引入序数效用 (Ordinal) 与帕累托最优，彻底剔除人际效用比较。
- **Samuelson (公理化)**：提出显示偏好理论，将效用框架完全锚定于可观测的选择公理。

关于总体福利的讨论

帕累托最优在数学上好处理的同时，现实中极难实现（类似于杨朱的“一毛不拔”）。为了处理现实中的利益冲突与财富再分配问题，现代福利经济学发展了以下准则：

- **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 (Kaldor-Hicks Criterion)**：强调“潜在帕累托改进”。只要政策受益者的总增加额大于受损者的总损失额（即假想补偿后仍有结余），即视为福利提升。重在**效率最大化（做大蛋糕）**，不要求实际进行补偿。
- **古典功利主义福利函数 (Utilitarian SWF)**：继承边沁传统，认为社会福利是全社会个人效用的简单算术加总 ($W = \sum U_i$)。为了总和的增加，它允许在逻辑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 在边际效用递减假设下，该准则通常支持从富人向穷人再分配。
- **罗尔斯主义福利准则 (Rawlsian Maximin Criterion)**：基于“无知之幕”的伦理推演，主张社会福利水平完全取决于**境况最差者的福利水平** ($W = \min(U_1, U_2, \dots, U_n)$)。任何政策只有改善最弱势群体境况时，才具有正当性，展现了极端的公平导向。
- **柏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 (Bergson-Samuelson SWF)**：承认纯粹经济学无法内生解决分配正义问题，从而引入外生的价值判断函数 $W = W(U_1, U_2, \dots, U_n)$ 。通过政治或伦理赋权，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中寻找社会最优解。

穆勒在认识论上正式界定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确立了至今沿用的微观建模套路。

- **假设性科学 (Hypothetical Science)**: 穆勒认为，经济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控制实验，必须依赖“演绎法”(A Priori)。
- **经济人的抽象**: 必须首先设定一个抽象的人性假设（例如：完全受获取财富欲望驱使、理性计算的“经济人”）。
- **逻辑演绎**: 从少数基本公理出发，推导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 **结论检验**: 结论需要回到现实来检验

引入经验约束：干扰因素 (Disturbing Causes)

为避免李嘉图式“脱离现实”的恶习，穆勒为演绎法增加了一个现实检验的约束机制。

理论与现实的闭环

- 演绎得出的结论必须与历史事实进行**对比验证**。
- 如果理论预测与现实不符，不一定是逻辑推导错误，而是现实中存在被抽象掉的**“干扰因素”**。
- **方法论要求**：经济学家必须回到社会学领域，找出这些非经济的干扰变量，将其作为新假设引入模型。这为后世的“实证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情境分析 (Contextual Analysis): 竞争与习俗

纯粹的演绎法假设市场完全由竞争主导，但穆勒指出了历史情境的复杂性。

- **习俗的制约**：穆勒批评正统经济学家盲目相信“竞争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发挥理论作用”。他指出，在真实历史中，**习俗 (Custom)** 长期主导着财富的分配。
- **竞争的局限**：许多经济体或阶层中，并不存在“进取型”竞争者，人们往往选择利润较低但更安稳的经营方式。
- **启示**：纯粹竞争模型只是为了保证学科的“科学性”，但在应用于公共政策时，必须进行特定的**社会情境分析**。

第一部分：穆勒 (J. S. Mill) 的综合与重构

2. 核心二分法：生产与分配

Long run equilibrium.

为了调和经济铁律与社会改良诉求，穆勒提出了二分法。

Short - medium equilibrium.

生产规律 (Laws of Production)

- 本质上是自然法则（类似万有引力定律）。
- 代表客观的物理与技术约束（如边际报酬递减）。
- 特征：固定不变，无法被人类意志或制度安排所改变。

分配规律 (Laws of Distribution)

- 本质上是人类制度的产物。
- 国民收入的分配取决于特定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阶级博弈。
- 特征：具有可塑性，社会可以通过人为干预改变财富分配格局。

这一方法论的切分，针对保守派反对社会立法的理论借口。

- **批判古典僵化**：之前的经济学家利用李嘉图理论声称，收入分配受制于不变的经济法则（如工资基金铁律），因此同情底层民众的社会干预是徒劳的。
- **改良主义政策**：穆勒据此主张：实施高额遗产税、支持工会化、组建生产者合作社，并通过教育限制人口增长。
- **产权相对论**：私有产权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当其行使与公共利益严重冲突时，社会有权对其进行限制。

穆勒的社会改革观极大超越了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在《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中，他将经济学的人人平等理念贯彻到了性别领域。

反驳身份歧视

- 现代资本主义的骄傲在于消除了“因出身而导致的无能为力”的阶级制度。
- 然而，这种不平等的剥夺依然被强制施加在占人口一半的女性身上。这种不平等被传统的社会“习俗”所固化。
- **经济学意义：**将女性排斥在劳动力市场和平等竞争之外，是对社会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是阻碍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第一部分：穆勒 (J. S. Mill) 的综合与重构

3. 微观重构：价值论与贸易

在价值理论上，穆勒实质上放弃了李嘉图寻找“绝对价值”的尝试，转而专注于解释相对价格的决定机制。

- 穆勒用“生产成本”(Cost of Production) 取代了纯粹的劳动时间，承认资本的“节欲”(Abstinence) 也是一种真实的社会成本。
- **方程式思维**：他明确指出，市场均衡本质上是一个方程式。需求量和供给量最终必须被价格调节至相等 ($Q_d = Q_s$)。
- “如果需求增加，价值上升；如果供给增加，价值下降。”这种思维已经是现代新古典供求曲线的雏形。

穆勒根据生产条件的不同，将商品的价格决定分为三种情况，这直接启发了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

1. **绝对缺乏弹性的供给（垂直曲线）**：如古董、名酒、特定地段的土地。其价格完全由**需求端**决定，没有真实的成本底线。
2. **无限弹性的供给（水平曲线）**：一般制造业的工业制成品（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其长期均衡价格完全由**生产成本**决定。
3. **成本递增的供给（向上倾斜曲线）**：农产品及矿产品。受制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其价格由**最不利生产条件下的边际成本**决定。

国际贸易：相互需求定律 (Reciprocal Demand)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证明了贸易双方都能获益，但遗留了一个关键漏洞：贸易的利益到底如何在两国之间分配？

穆勒的解答：贸易条件的决定

- 穆勒指出，国际交换比率 (Terms of Trade) 并非随意落在一个区间内，而是由两国对彼此进口商品的相对需求强度 (需求弹性) 决定的。
- **机制**：如果英国对葡萄牙葡萄酒的需求，远大于葡萄牙对英国布匹的需求，那么交换比率就会向有利于葡萄牙的方向倾斜 (英国必须用更多布匹换取一桶酒)。

第一部分：穆勒 (J. S. Mill) 的综合与重构

4. 宏观重构：萨伊定律、货币与周期

针对马尔萨斯关于“有效需求不足”和“普遍生产过剩”的担忧，穆勒对萨伊定律进行了辩护（分层考虑）。

- **物物交换体系**：在纯粹的易货经济中，由于“生产是为了直接消费或交换所需之物”，供给本身就构成了需求，不可能存在普遍的过剩。
- **金属货币体系**：只要货币仅被视为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结论依然成立。
- **引入信用货币与预期**：这是穆勒的突破。当货币具备“价值储藏”功能，且经济中广泛使用商业信用时，局面将被颠覆。

一旦引入信用与预期，萨伊定律在**短期内**可能失效。穆勒据此提出了早期的心理商业周期理论。

普遍供给过剩的微观机制

- 在经济繁荣期，信用极度扩张。一旦出现外部冲击或悲观情绪蔓延，商业信心会瞬间崩溃。
- **流动性陷阱的雏形**：所有人都不愿持有商品，而急于将商品兑换成现金以偿还债务。
- **结果**：几乎所有人都是卖家，几乎没有买家。这表现为“所有商品的普遍过剩”，但其实质是“**货币的供给不足**”。

传统工资基金学说：分配的“算术铁律”

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古典经济学普遍持有一种僵化的工资决定论，即工资基金学说。

1. 核心逻辑与数学公式

- **基本假设**：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并非来自当期产出，而是来自资本家在前一生产周期预先积累的、用于支付工资的物质资本池（即“工资基金” F ）。
- **数学决定论**：平均工资率 w 被严格锁定为： $w = \frac{F}{L}$ （ L 为劳动者人数）。

2. 该学说对工会运动的否定

由于在特定生产周期内，基金总额 F 是物理上既定且不可变更的：

- **零和博弈**：任何行业工会通过罢工强行提高的工资，必然以其他工人工资的下降或失业为代价。
- **徒劳性结论**：这种“分配铁律”被用来论证集体谈判的无效性，认为工资水平仅取决于资本积累与人口增长的自然比例，而非社会博弈。

1869 年的理论修正：从“铁律”到“博弈”

穆勒在审查桑顿 (W. T. Thornton) 的著作后，放弃这一长期坚持的古典信条。

1. 修正的核心：工资基金的弹性 (Elasticity)

穆勒意识到，“工资基金”并非一个与资本家个人消费严格隔绝的物理极限：

F ↑

- **基金的可变性**：资本家在利润分配上具有裁量权。在工会压力下，资本家可以压缩自身的奢侈消费或非生产性支出，从而扩大工资支付的规模。
- **结论**：工资基金的边界是模糊且可移动的。

2. 劳资议价理论的兴起

- **博弈的重要性**：区间内的最终定价不再取决于自然法则，而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博弈力量与谈判能力**。
- **逻辑贯通**：这契合了穆勒关于“分配规律是人类制度产物”的总体哲学观，为现代劳动经济学的集体议价理论奠定了基础。

重构“静止状态”(Stationary State): 走向乌托邦

李嘉图将利润率归零的“静止状态”视为资本主义可怕的宿命，而穆勒将其描绘成充满人文关怀的乌托邦。

- **批判盲目增长：**穆勒极度反感工业化早期“为了财富而相互倾轧、排挤”的冷酷社会。他指出，发达国家真正需要的不是无限的产出增长，而是**更好的分配**。
- **零增长的优势：**当资本积累停止、人口密度降低后，社会可以从物质竞赛中解脱出来。
- **人类终极目标：**财富的稳定将使人类重新专注于自然之美、个人素质的完善以及“生活艺术”的提升。

萨伊定律 (Say's Law) 的观点总结

萨伊定律的内核：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

让-巴蒂斯特·萨伊 (J. B. Say) 在 1803 年提出。确立了古典宏观经济的核心公理。

1. 基本逻辑：产出即收入，收入即需求

- **生产产生购买力**：生产一种商品的行为，立即为其他商品开辟了销路。因为生产者的产出价值，会转化为劳动报酬、利润与地租，这些收入必然会用于购买其他商品。
- **货币的“面纱”属性**：货币仅是交换的媒介。人们卖出商品换取货币，唯一的目的是立即买入另一种商品。

2. 核心结论：普遍过剩是不可能的

- **局部失衡 vs. 普遍过剩**：市场上可能存在某种商品的积压（部分失衡），但这必然对应着另一种商品的短缺。只要价格机制灵活，市场会迅速自我调整。
- **经济含义**：生产永远不会因需求不足而受阻；经济危机只可能源于生产比例失调或外部冲击。

总需求

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是萨伊定律最坚定的捍卫者，并将其纳入其严密的演绎体系中。

- **消费动机的无限性：**李嘉图认为，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没有人生产商品不是为了消费或卖出，而卖出商品必然是为了购买其他具有直接效用的商品或资本品。
- **储蓄即投资：**在古典框架下，储蓄会自动转化为资本积累（投资）。因此，即使人们不进行消费性支出，这笔钱也会通过生产性支出的形式重新进入需求流。
- **政策含义：**既然总需求不是问题，那么政府唯一需要关注的是消除阻碍生产与资本积累的障碍（如废除《谷物法》）。

马尔萨斯的挑战：有效需求不足论

托马斯·马尔萨斯 (T. Malthus) 是古典学派内部最早质疑萨伊定律的人，他预见到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核心洞察。

1. 消费倾向与过度积累

- **资本家的节俭**：资本家具有强烈的积累欲望，倾向于将收入转化为投资而非消费。
- **有效需求 (Effectual Demand) 缺口**：如果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工人与资本家）的消费意愿，就会出现“普遍过剩”(General Glut)。

2. “不生产性消费者”的必要性

- **地主阶级的防御**：马尔萨斯以此为地主阶级辩护。他认为社会需要地主这种“只消费、不生产”的阶层来消耗掉过剩的产出，从而维持经济平衡。

J. S. 穆勒的辩护：区分实物交换与货币经济

穆勒对萨伊定律进行了学术定型与防御。

- **对马尔萨斯的回击**：穆勒认为，马尔萨斯混淆了“缺乏消费意愿”与“缺乏购买力”。只要有生产，购买力就存在。
- **货币作为资产**：穆勒承认，在极端恐慌时期，人们可能选择持有货币而不购买商品。此时出现的是对**货币的需求过剩**，而非**商品的供给过剩**。
- **最终结论**：尽管存在暂时的**商业波动**（Business Cycles），但长期来看，萨伊定律依然成立。普遍过剩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因为任何人的卖出意愿都隐含着买入意愿。

思想史评价

萨伊定律统治了宏观经济思想一百余年，直到 1930 年代大萧条挑战了其长期均衡的假设，现代宏观经济学开始。

第二部分：马克思 (Karl Marx) 的资本主义演化动力学

第二部分：马克思 (Karl Marx) 的资本主义演化动力学

1. 哲学基础与方法论重构

卡尔·马克思 (1818-1883) 并非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综合体，融合了当时的多种先进思潮。

1. **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了黑格尔 (Hegel) 的辩证法，将历史视为冲突推动的演化过程。
2.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吸收了对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现象的深刻批判。
3.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大量使用了斯密、特别是李嘉图的分析工具（如劳动价值论、利润率下降倾向）。

马克思的分析起点并非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而是制度的演化。

否定之否定

辩证唯物主义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 **黑格尔的辩证法：**历史通过“正题 → 反题 → 合题”(Thesis - Antithesis - Synthesis) 的冲突不断向前线性演进。
-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翻转：**驱动这种历史演化的底层冲突，不是黑格尔所说的“观念 (Ideas)”，而是“物质 (Matter)”，即真实的经济与生产力量。

制度演化的底层逻辑：生产力 vs. 生产关系

马克思构建了一个解释社会经济制度为何更替的宏大模型。

- **生产力 (Forces of Production)**: 社会的物质与技术基础 (劳动力技能、科学知识、资本设备)。它是**动态的、不断变迁的** (反题)。
- **生产关系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组织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 (财产权利、阶级结构、制度架构)。它是**静态的、具有路径依赖的** (正题)。
- **上层建筑 (Superstructure)**: 法律、宗教、艺术等文化形态, 其功能是为现存的生产关系提供合法性辩护, 维持现状。

制度变迁的机制

- 在任何历史阶段初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
- 随着技术的持续发展，静态的产权制度最终会变成阻碍技术进步的“桎梏” (Fetters)。
- 这种底层矛盾的外化便是阶级冲突，最终导致旧制度在社会革命中崩溃，新制度（合题）诞生。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资本主义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必将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

在 1844 年手稿中，马克思确立了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哲学批判。

- 古典经济学将市场视为增进国民财富的自然机制，而马克思认为私有制和市场会贬低其所触及的一切事物。
- **劳动的异化**：将个人的时间（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实质上是将人类从自身的内在创造力与真实本质中剥离出来。

方法论倒置：从“宏观整体”到“微观局部”

马克思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彻底颠覆了斯密和李嘉图的推导路径。

系统论视角的差异

- **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自下而上。试图通过分析微观个体（家庭、企业）的最优化行为，加总理解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微观基础）。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上而下。从社会整体系统和阶级结构出发，认为总体的“运动规律”决定了其组成部分（个体行为、具体价格）的特征和命运。

第二部分：马克思 (Karl Marx) 的资本主义演化动力学

2. 资本循环与价值规律

商品与资本的循环：M-C-M'

马克思指出，理解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交换逻辑。

- **简单商品流通**： $C \rightarrow M \rightarrow C$ 。核心动机是获取**使用价值 (Use Value)**。农民卖掉粮食换取货币，再购买鞋子。系统内部是平等的物物交换，不产生增量。
- **资本的流通**： $M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M'$ 。核心动机是获取**交换价值和利润**。资本家垫付货币 (M)，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目的是在循环末端获得比初始投入更多的货币。

马克思将 M' 与 M 的差额 (ΔM) 定义为 **剩余价值 (Surplus Value)**。

剩余价值从何而来？马克思利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将其提炼为揭示阶级关系的工具。

- **抽象劳动 (Abstract Labor)**: 抛开具体劳动的物理差异，将所有劳动还原为同质的、可计量的生理消耗。
-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Socially Necessary Labor Time)**: 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个别工人的劳动时间，而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平均时间。这解决了李嘉图留下的“熟练劳动换算问题”。
- 资本的本质: 资本设备只是“物化的、过去的劳动” (死劳动)，只能将其自身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不能创造新价值。

既然死劳动（资本）不创造新价值，那么所有的剩余价值必定来自于活劳动（工人）。

剥削的“科学”定义

- 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取决于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生存繁衍所需的生存资料的价值。
- 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的“使用权”，而这种使用权在一天内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劳动力的成本（工资）。
- **剥削**：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所有权，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这部分超额价值。这在马克思体系中并非道德控诉，而是资本主义运行的结构性必然。

第二部分：马克思 (Karl Marx) 的资本主义演化动力学

3. 资本主义的动态运动规律 (Laws of Motion)

古典体系依赖马尔萨斯人口论来锁定工资上限。马克思彻底拒绝了这一生物学假说，代之以内生的经济机制。

产业后备军 (Reserve Army of the Unemployed)

- 资本家在竞争压力下，不断将利润用于资本积累，用机器替代劳动力。
- 这种技术替代在市场上内生制造了大量的绝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
- **抑制工资功能**：庞大的失业大军在劳动力市场上构成了持续的供给压力，将工资死死压制在生存线附近，确保了剩余价值的稳定榨取率。反对萨伊定律关于市场必定自动出清的假设。

必然的宿命：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与斯密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预测利润率会长期下降，但他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机制解释（排除了农业报酬递减）。

-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家为降低单位成本而在竞争中存活，竞相引入机器。导致生产中总资本（不变资本 c + 可变资本 v ）中，用于购买机器原料的比例（ c ）相对增大，购买劳动力的比例（ v ）缩小。
- **利润率下降机制**：因为只有活劳动（ v ）才能创造剩余价值（ s ）。随着相对剥削基数萎缩，尽管剥削率（ s/v ）可能提高，但整体投资的利润率 $p' = s/(c+v)$ 必然呈现长期下降趋势。

马克思超前地预见到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寡头垄断资本主义的演化趋势。

- **资本积聚 (Concentration):** 单个资本家通过内部积累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在价格战中，“大资本击败小资本”。
- **资本集中 (Centralization):** 现存资本在极少数人手中的重新分配、兼并和收购。
- **信用与公司制度:** 信用体系和股份公司的兴起，极大加速了这一过程，导致**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催生了脱离实体生产的金融投机阶层。

周期性经济危机 (Business Crises)

正统古典经济学用萨伊定律掩盖危机。马克思则认为，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爆发的必然形式。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线索

1. **技术冲击下的利润挤压周期**：技术创新 → 投资热潮 → 劳动力需求上升、工资上涨 → 利润率被严重挤压 → 投资断崖式下跌，引发萧条 → 失业增加、工资跌落、资本贬值 → 利润率恢复，开启新周期。
2. **比例失调危机 (Disproportionality Crises)**：在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市场中，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极易失衡。某一关键行业（如重工业）的投资过剩，会沿着资金与供应链引发全社会的连锁萧条。

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 (Increasing Misery)

伴随资本积累的，是处于金字塔底端的无产阶级境况的持续恶化。如何理解“贫困化”？

- **绝对贫困化**：工人的实际物质收入水平随时间下降。（马克思后来放弃此观点，因其实证数据不符）。
- **相对贫困化**：无论工人绝对收入是否上升，工资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财富日益向少数寡头集中。
- **异化与生命质量劣化**：机械化的分工将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哪怕工资有所上涨，工人在精神上遭受的“异化、劳苦、奴役和退化”却在不断加深。

当今正统主流经济学已不讨论劳动价值论，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动态规律的洞察依然极具生命力。

深远的学术遗产

- **动态演化视角**：将资本主义从永恒的均衡体系，还原为在技术与制度博弈中不断变迁的历史阶段。
- **宏观不稳定性**：第一次系统性地指出经济衰退、失业和金融危机是自由市场的内生副产品，而非单纯的外部冲击。这领先了凯恩斯近一个世纪。
- **企业边界与垄断**：其对资本集中、股份公司所有权分离的预言，暗示了现代大企业主导的寡头经济时代。

第三部分：方法论总结

第三部分：方法论总结

1. 对古典演绎法危机的两种回应

Deductive,

李嘉图的纯粹演绎法在 19 世纪中叶遭遇了严重的实证挫折（如现实中未出现报酬递减和绝对贫困）。面对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古典经济学在此分岔：

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回应

- **穆勒**：通过引入情境和制度来“修补”这套演绎逻辑。保留演绎的内核，增加现实的约束。
- **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来打破其底层静态假设。将外生的制度转化为内生的演化变量。

“Contextual”

穆勒在认识论上确立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套路，但试图用历史情境来软化它。

- **方法论套路**：确立抽象的“经济人”假设进行逻辑推导（假设性科学），但必须引入**情境分析 (Contextual Analysis)** 接受现实检验。
- **核心贡献**：区分不变的“生产规律”和可变的“分配规律”，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将“现状”视为“自然铁律”的宿命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依据。
- **局限性**：理论缺乏内在一致性。他在实际操作中常把“干扰因素”当成掩盖理论预测失败的工具，且在古典成本价值论与边际供求逻辑之间摇摆不定。

马克思彻底抛弃了“孤立的经济人”假设，转向了宏观系统和历史维度的分析。

- **方法论套路（自上而下）**：认为“整体决定局部”。个体的行为完全被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产权制度）所塑造。
- **核心贡献**：**内生制度变迁**。证明了经济制度本身是历史的产物，确立了动态宏观分析的范式（如运动规律、周期性危机、垄断趋势）。
- **局限性**：**劳动价值论**在处理从“价值”向“生产价格”转换的“转形问题” (Transformation Problem) 时遇到困难

第三部分：方法论总结

转形问题：价值 → 价格

转形问题的起源：价值规律 vs. 平均利润率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遇到一个问题：

- **第一卷的假说**：商品按“价值”交换。由于只有活劳动 (v) 产生剩余价值 (s)，在剩余价值率 (s/v) 相同的假设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利润率必然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

○ 比如，**理发店**的利润率要高于全自动化工厂

第三卷的现实：资本具有天生的流动性。为了追求更高回报，资本会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高的部门，直到各部门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

- **逻辑悖论**：如果坚持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那么商品就不能再按照投入的劳动量（价值）来出售。

转形的定义

所谓“转形”，就是研究如何将抽象的“价值” (Values) 转化为现实的市场“**生产价格**” (Prices of Production) 的数理过程。

转形机制：剩余价值的“社会化重组”

马克思通过将全社会的剩余价值视为一个“整体资金池”来解决上述矛盾。

- 步骤一：确立平均利润率 (\bar{r})

$$\bar{r} = \frac{\sum s}{\sum (c + v)}$$

全社会的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但按总资本比例重新分配。

- 步骤二：形成生产价格

$$\text{生产价格} = \text{成本价格}(k) + \text{平均利润}(k \times \bar{r})$$

其中 $k = c + v$ 。此时，价格不再由本企业的活劳动决定，而是由成本 + 社会平均回报决定。

利润的“转移支付”

在转形中，利润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贡献了更多剩余价值）流向了“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这意味着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共同瓜分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转形问题的争议：数学一致性的挑战

转形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在于其数理推导的连贯性受到了后世学者的质疑（如庞巴维克、萨缪尔森）。

核心技术难题

- **投入的价格转化**：马克思在转化“产出”的价格时，没有同时转化“投入”（如作为成本的原材料和工资）的价格。如果产出按价格卖，投入也应按价格买。
- **双重恒等式挑战**：数学家证明，在大多数生产模型中，马克思要求的“总价格 = 总价值”与“总利润 = 总剩余价值”这两个等式很难同时成立。
- **广义商品价值论**：可以数学上证明：在一个“所有商品都参与生产所有商品”的循环体系中，可以挑选任何一种基础投入品，推导出完全平行的理论。可以有“煤炭价值”、“玉米价值”

劳动

“如果撇开劳动价值论也能推导出均衡价格，那么价值论是否只是一个多余的形而上学假设？”——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典型质疑。

第三部分：方法论总结

2. 两种方法论的总结

总结：对现代经济学演进的深远映射

这两种方法论的分野，直接塑造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版图：

穆勒的影响：新古典综合与制度学派

穆勒代表的“改良路径”，演变成了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保留微观演绎核心）以及制度经济学（强调习俗、法律与交易成本对竞争的制约）。

马克思的影响：演化经济学与宏观动态理论

马克思代表的“系统演化路径”，启发了后来的演化经济学（强调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进）以及宏观商业周期理论（视波动为市场经济的内生特征）。

参考文献

- 教材与综合评述

- Landreth, Harry, and David C. Colander.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4th ed. Houghton Mifflin, 2001.
- Blaug, Mark.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穆勒 (J. S. Mill)

- Mill, John Stuar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
- Mill, John Stuart.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4.
- Senior, Nassau William. *An Outline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36.

- 马克思 (Karl Marx)

- Marx, Karl. *Capital*. Vol. I (1867), Vol. III (1894).
- Schumpeter, Joseph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2.
- Meek, Ronald L.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6.

- Wolff, R. Paul. *Understanding Marx: A Reconstruction and Critique of Capit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关于“转形问题”的推导
 - Böhm-Bawerk, Eugen von.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1896.
 - Samuelson, Paul A.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9(2), 1971.
 - Steedman, Ian. *Marx after Sraffa*. NLB, 1977.